

文史哲研究丛刊

# 《清诗别裁集》研究

王炜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 史 哲 研 究 从 刊

---

# 《清诗别裁集》研究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 数据

《清诗别裁集》研究 / 王炜著.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

(文史哲研究丛刊)

ISBN 978-7-5325-5544-4

I . ①清… II . ①王…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4601 号

## 文史哲研究丛刊 《清诗别裁集》研究

王 炜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http://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经销 上海顥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375 插页 3 字数 227,000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300

ISBN 978 - 7 - 5325 - 5544 - 4

I · 2186 定价：3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厂质量科联系。T:57602918

本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清代诗歌选本及其诗学价值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9YJC751032)

# 序

王炜的《〈清诗别裁集〉研究》即将出版,至感欣慰。从一个个案出发,致力于沟通文学史与文论、文学与文坛、文学与文化,王炜做了认真艰苦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本专著也因此值得一读。我是这本书的早期读者之一,先睹为快,谨就我的阅读印象说几点感想。

## 一

王炜在考察《清诗别裁集》时,目光所及,并未停留在一部选本上。她还致力于通过诗歌选本的研究沟通文学史与文论。

面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流变,我们通常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古代文坛的基本面貌如何,某个时期的文坛上出现了哪些重要作家、经典作品;二是时人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如何。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坛的研究分为“文学史”、“文论”两大块,“文学史”主要着眼于前者,“文论”主要着眼于后者。这种学科分类的优点是脉络清晰。但从古代文坛的实践看,“文学史”与“文论”是共生、并存的关系。王炜提出,清代几位文坛盟主,如钱谦益、王士禛、沈德潜、袁枚等,均兼具文学家、文论家的双重身份。只有将清人的创作与评论纳入共时态的体系中进行研究,我们才能明了经典作家、经典作品是如何生成的;钱、王、沈、袁等人的诗坛盟主地位是如何确立的。

《〈清诗别裁集〉研究》以《清诗别裁集》为切入点,较好地沟通了清代诗歌创作及诗歌评价两个领域,并明确地回答了如下问题:清代前期诗坛的面貌如何?清人是怎样对他们自己时代的诗人作出评价的?他们作出这种评价的内在依据是什么?后世在书写文学史时,为何选择了某一家或几家,而忽略其他数家?在此基础上,王炜阐明了《清诗别裁集》在清代前期众多选本中脱颖而出的内在原因,以及沈德潜的“格调说”成为清代四大诗说之一,其历史的、逻辑的合理性。

比如,王炜详细讨论了《清诗别裁集》选钱谦益诗的问题。从学识、才力上看,钱谦益是清初诗坛的第一人;从人品、操守上看,钱谦益先是降清继而又有志于反清复明,背负着道德、政治的双重压力。虽然吴伟业、黄宗羲、傅山等人推钱谦益为诗坛盟主,但在清代初年流行的诗歌选本中,钱谦益却备受冷落,钱氏诗作的入选数量远远低于龚鼎孳、吴伟业,甚至低于屈大均、杜浚、曹尔堪、魏裔介等人。王炜颇有洞见地指出:“时人的评论与诗歌选本呈现的结果有所出入,但并不矛盾。诗歌选本的主要阅读者是那些还未跻身于诗坛中心的读书人,为了使诗歌选本在更广的范围内流通,选家必须选择在受众心目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对那些急于在文坛立定脚跟的后学来说,不长于宴饮酬酢的钱谦益处于边缘状态,既没有权势,又背负着道德的重压,钱谦益无疑不具有太多依附的价值。”与其他选家不同,沈德潜在选诗时,排除政治、道德等因素的影响,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考察钱谦益的诗作,肯定了钱氏清代诗坛第一人的地位,且将之置于《清诗别裁集》卷首,诗作的入选数量也仅次于王士禛而排名第二。“直到沈德潜的《清诗别裁集》,在政治、道德场中居劣势的钱谦益才一跃而位居龚、吴二人之上,被视为清代前期诗坛的核心人物。”从沈德潜选钱谦益诗来看,沈德潜在编定选本时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清诗别裁集》等自然起到了“以教学者而垂诸后世”的作用。

在沟通清人创作诗歌与评价诗歌的基础上,王炜还就古代诗歌研究提炼出了新的理论要素。王炜指出,沈德潜在编定《清诗别裁集》时,选王士禛的诗最多,并有意识地将“神韵”王士禛改造成“格调”王士禛。这样,既肯定了王士禛在诗坛的地位,又有效地借王士禛推扬了“格调说”。王炜提出:“诗歌不仅是作家的,也是选家和批评家的;不仅仅是作家激情作用下的‘创造’物,也是选家诗学观念作用下的‘改造’物。”“由此,诗不仅仅是传情达意的艺术品,也是建构诗论家诗学体系的重要素材。”这是言之成理的。

## 二

王炜的研究还致力于沟通文学与文坛。

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不是静态的,而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中展开,是动态的、流动的、不断变迁的过程。作家的写作、批评家的论断,基于对传统的思考,也具有浓厚的“当代性”。

沈德潜重“格调”,学界一般认为他推崇盛唐。那么,沈德潜如何面对传统,对宋诗又持什么态度?在《〈清诗别裁集〉研究》一书中,王炜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讨论了沈德潜的宋诗观。这非常必要,也是颇有价值的。在第四章中,王炜着重探讨了“沈德潜这个人如何认识、处理清代宗宋诗的潮流”;如何认识,又以何种方式处理传统,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但推衍开去,前者是对世事风气的评价,着眼于沈德潜的“思考”;后者涉及如何做,最终落实到沈德潜的“行动”上。前者偏于静态,后者更偏于动态。

《〈清诗别裁集〉研究》考察了沈德潜以及其他诗论家关于宋诗、清代宗宋诗风的评述,将沈德潜对清代宗宋诗风的态度还原至特定的历史情境加以考量。王炜提出,“康熙年间,的确涌动

过一股宗法宋诗的潮流”，“但宗宋诗风并不像沈氏等人所叙的那样，风靡天下”。沈德潜等人“有意无意间夸大了宗宋诗风的流行程度”，这是因为沈德潜“唯恐宋诗取代唐诗居于主流”。

沈德潜如何处理宋诗及清代宗宋的诗风呢？王炜提出，从沈德潜本人的审美趣向上看，沈氏不喜欢宋诗，但作为一个诗论家，特别是选家，以指导后学阅读、鉴赏、创作为己任，沈德潜在处理宋诗及宗宋诗风潮时并不以一己之偏好为标准。在编定《清诗别裁集》等选本时，沈德潜清楚地对宋诗、学习宋诗、亦步亦趋地模仿宋诗等问题做了区分，并富于策略性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作为一个选家，沈德潜并不排斥宋诗，他编选了《宋金三家诗选》，在《清诗别裁集》中，他论诗也多以苏轼、陆游等人为准则，由此可见沈德潜对宋代大家的重视。在《清诗别裁集》中，沈德潜对学习宋诗的清代作家予以适当肯定，选了宋荦等宗宋作家，也选了潘耒等对前七子宗唐提出批评的作家。但沈德潜反对亦步亦趋地模仿宋诗。为了抑制宗宋诗风，防止在诗坛后学中造成“称宋祧唐”的习气，沈德潜不选诗坛大家如钱谦益等有宗宋意味的作品；对那些推扬宋诗的中坚，沈氏也有意降低他们的影响。如吴之振编选了《宋诗钞》，直接促成了清代宗宋诗风的形成，沈德潜只选吴之振的诗 1 首。由此，沈德潜对宋诗的处理结果是：“宋诗能，并且只能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存在。”

唐诗、宋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两大传统，作为清代“格调说”的盟主，沈德潜对宋诗的态度直接决定了清代“格调说”能否凸显出时代的特点，在融会传统的基础上自成体系。王炜得出的结论颇具启发性：“面对并非自己趋向所在的宋诗，沈德潜的策略是：将七子的不同意转为预先同意，将七子的反对转为包容，在同意和包容的态势下，更坚定、有效地把握、控制住批评的最终方向。”沈德潜“在尊崇盛唐的基础上，对宋诗的价值予以认可。这种包容所造成的效果是，以合理的方式给宋诗以适度的生存空

间,从而为盛唐之诗,为‘格调说’保留了更大的、更确定的空间”。这样,《〈清诗别裁集〉研究》有意识地把沈德潜的选诗活动融于中国古代文学、文论的发展历程之中,察源辨流,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下、动态的文坛活动中凸显《清诗别裁集》的特点,探讨沈德潜诗学体系的构建要素。

就“选家沈德潜的宋诗观”这一章,我还要说的是,以往论者讨论沈德潜的“格调说”,多着眼于沈氏的唐诗学。王炜别具慧眼,深入探讨了沈德潜的宋诗观。这与第二章的逻辑思路有一致之处,此章讨论了《清诗别裁集》以“不选”为原则裁定诗歌的方法。这种从空白处着眼的思路值得肯定。

### 三

王炜的研究,值得关注的第三个方面是,她还致力于贯通文学与文化。

在《〈清诗别裁集〉研究》一书中,王炜较好地梳理了清代前中期的文学事件与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因为引入了文化的视角,《〈清诗别裁集〉研究》也显示出从微观入手,兼顾宏观的特点。

《〈清诗别裁集〉研究》一书有意识地搁置诗歌选本静态的文献意义,而将选本的编定视为动态的文学事件、文学活动,深入其内部,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讨论清代诗歌选本与清代文学创作、文化思潮之间的关系。第五章从袁枚对《清诗别裁集》的批评入手,在宏阔的文化背景下讨论了沈、袁二人的诗说。王炜指出,在清代诗坛上,沈德潜倡导的“格调”、袁枚高扬的“性灵”被视为对立的学说,但事实上,沈、袁二人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都是要面对文化下移、诗的文化意义减弱的趋势,力挽狂澜。只是二人应对的方式截然不同,沈德潜编定《清诗别裁集》等系列诗歌选本,

以“温厚之心尽力去改造这种现实”，袁枚“以平和之态顺应社会发展”。由此，王炜对沈、袁二人的诗学进行剖析，提出了不少平情之论。在书中，王炜进一步指出，沈、袁二人都强调文学要表达“情”，都认为“情”的特质是“真”。沈、袁的分歧是，“真情”的源泉何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何种程度表达自己的情感。沈德潜认为“情”生成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因此，他强调文学作品要表达“万古之情”；袁枚则认为，文学作品要表达的“情”不依傍于外物，故而，文学要表达“一己之情”。在表达情感的程度上，沈德潜认为，无论“万古之情”还是“一己之情”，在表达时都要有所节制；袁枚则认为，只有率性、随意地表达情感，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由于隐含着文化的视角，《〈清诗别裁集〉研究》一书也提醒我们，在大体相同的场景下，历史作用于不同的个体，其结果会有极大的差异。

在《〈清诗别裁集〉研究》一书中，王炜还剖析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指出沈德潜倡“诗教”的合理性及合逻辑性。沈德潜倡导的是“诗教”，而非“政教”。他“对诗的态度是：文学作品虽然不能是反政治的，但可以是非政治的；发挥诗的教化作用可以有政治层面的、社会伦理层面的，也可以是与审美、修身有关的”。“沈德潜在斟订《清诗别裁集》时，将自己视为一个选家，站在艺术审美的角度评诗、论诗、选诗，而不是将自己看作必须保持政治敏感性的官员。”的确，我们必须看到，在中国文化史、诗歌史上，主流的诗学并不是因官方或因某个社会群体的需要被制造出来的，而是在独立形成后，因适应社会需求而被选择出来。沈德潜倡导的“格调说”即是如此。“格调说”与官方意识形态大体保持一致，同时，也葆有文学上的独立品格。

从文化的角度着手讨论问题，容易流于大而无当，游谈无根。王炜写博士论文之初，我就提醒她：“论文要用文献材料说话。”现在看来，《〈清诗别裁集〉研究》一书处理得颇为成功。王炜对

沈德潜的诗学论著、序跋、《清诗别裁集》以及其他诗歌选本中的评点进行了系统清理。以上观点皆建立在王炜对文献材料的理解、把握之上,有理有据。

近年来,王炜先后参与了《“四大名著”汇评本》、《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整理、编纂。她申报的“清代诗歌选本及其诗学价值研究”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立项,她本人也有志于在古代诗歌选本的研究方面继续深入,做新的开拓。以她的勤奋和专注,我相信,她一定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陈文新

2009年12月16日于武汉大学

# 目 录

引论 .....	1
----------	---

## 上 篇

第一章 《清诗别裁集》的编选目的 .....	21
一 确立经典 .....	21
二 教化后学 .....	27
三 恢复诗教 .....	33
第二章 《清诗别裁集》的选诗原则 .....	39
一 选家：不以人存诗 .....	40
二 作家：不泥于宴饮酬酢 .....	53
三 作品：不流于随意、率性 .....	66
第三章 选家沈德潜的审美取向 .....	77
一 沈德潜的审美偏好 .....	77
二 审美取向与诗学理想的协调统一 .....	91
第四章 选家沈德潜的宋诗观 .....	115
一 沈德潜印象中的宗宋诗风 .....	116

二 清初诗坛与宗宋诗风 .....	122
三 《清诗别裁集》体现的宋诗观 .....	137
四 叶燮对沈德潜的影响 .....	152

## 下 篇

第五章 《清诗别裁集》与沈德潜诗学的内涵 .....	165
一 袁枚对《清诗别裁集》的批评 .....	165
二 “格调说”、“性灵说”之比较 .....	180
三 沈、袁诗学略评 .....	200
第六章 沈德潜的诗论、诗选之价值 .....	212
一 沈德潜与其同调之比较 .....	212
二 沈德潜诗学的启示意义 .....	226
主要引用书目及参考书目 .....	233
附录 1：沈德潜研究论文知见录 .....	242
附录 2：《归愚诗钞》、《归愚文钞》及余集未收稿 .....	251
沧湄诗钞序 .....	251
咏花轩诗集序 .....	251
青嵝诗集叙 .....	252
分干诗钞序 .....	253
贞一斋集序 .....	254
辽诗话序 .....	255
午梦堂集序 .....	256

洞庭明月湾吴氏世谱序 .....	257
重订唐诗别裁集序 .....	258
随园雅集图题咏 .....	259
南州诗略序 .....	260
论诗绝句 .....	260
对联 .....	260
佚文存目 .....	261
佚诗存目 .....	262
附录 3：沈德潜研究三十年 .....	263
后记 .....	284

## 引　　论

中国文学批评有两个主要传统：论，通过较为系统的文论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选，借助选本及零散的评点传达选家的态度。从理论构架上看，选本不具有诗学论著等析理严密的优势；从建构文学史的角度看，选本是传承文学作品的载体之一，只有工具性的作用。研究界比较重视文论中的诗文评，对选诗这种批评方式有所忽视<sup>①</sup>。

事实上，选本在中国诗歌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认为儒家的思想主要是通过选本而非系统的论述完成的，“经典的权威主要不是来自系统的说明，而是来自编辑时独具慧眼的选择：就像孔子在整理修订《春秋》时选出有意义的事件和言简意赅的词句，或者他在编订《诗经》时从篇幅更大的诗集里选出有代表性的诗篇（以及在编选《尚书》时对文件、文献的处理）”<sup>②</sup>。宇文所安的这一判断是否成立，还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衡鉴并留存经

---

①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方孝岳指出：“研究文学批评学的人，往往只理会那些诗话文话，而忽略了那些重要的总集了。其实有许多诗话文话，都是前人随便当作闲谈而写的，至于严立各人批评的规模，往往都在选录诗文的时候，才锱铢称量出来。”（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上海：世界书局 1934 年版，第 5 页）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很多诗话、文话蒐集的是文人宴饮欢会时的闲谈。

② [美]宇文所安著，郑学勤译《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北京：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124 页。

典作品、建构诗论家诗学体系、扭转诗坛风会的过程中，诗歌选本具有其他文学批评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无法比拟的长处<sup>①</sup>。

一

《清诗别裁集》是清代诗论家沈德潜编定的诗歌选本。借助这部选本，沈德潜系统地梳理了清代建国之后百年诗坛的基本情况，确立了经典诗作，树立了权威作家。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四十岁后更字归愚，江南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沈德潜论诗倡“诗教”，在编选《清诗别裁集》等系列诗歌选本时，他坚持“温柔敦厚”的选诗原则。学界因此对沈氏颇多不满，“习惯于给沈德潜的诗学贴上封建诗学的标签”<sup>②</sup>。在探讨沈德潜的诗学观念及《清诗别裁集》等系列诗歌选本时，将“封建诗学”改为“主流诗学”，有助于我们对沈德潜的“格调说”给出更为中肯、恰切的评价。无论从文化传承这一更崇高的目标出发，还是从个人生活的稳定这一非常实际的目的来说，与背离主流相比，沈德潜顺应主流并在主流的框架内有所创新的做法不失为最优化的选择。

要更好地理解《清诗别裁集》等诗歌选本体现出的“温柔敦厚”的特点，必须将沈德潜的塾师身份纳入考察的视野，否则，很

---

① 选本也是培养审美品位、确立文学观乃至形成价值观念的重要读物。中小学生所使用的语文教材就是一种选本。与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材、作品选并行的方式不同，中小学语文教材以选文，而非评文的形式出现。中小学阶段正是一个人价值观念、思想认识的形成期。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看到，选本有着评论不可替代的作用。

②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1页。

容易将沈氏的诗选及诗学视为官方的意志和传声筒。沈德潜一生基本以教书为业,11岁起开始代父亲给学生上课;24岁后到各地坐馆。即令乾隆四年(1739)中进士之后,他于年末回乡,仍然到旧门生家坐馆。乾隆十二年(1747),沈德潜被授以礼部侍郎,主要工作也是辅导诸位皇子。乾隆十四年(1749),沈氏告老还乡,不久出任紫阳书院山长。沈德潜寿近百岁,其中有八十余年是在授徒课艺中度过的<sup>①</sup>。《清诗别裁集》等诗歌选本及诗学论著《说诗晬语》正是沈德潜在为人师表的生涯里,为“学诗者”编定的诗歌读本和教材。学诗者,就是那些希望跻身于社会政治结构以及文化权力核心的中下层读书人。为了确保“学诗者”顺利进入社会文化、政治体制之内,作为塾师的沈德潜必须从传统的主流文学观念出发,以审慎、通达的态度处理诗坛的论争,积极推行主流的思想观念及精英阶层的文学观。这种“温柔敦厚”的选诗原则有助于“学诗者”从根本上把握中国传统诗歌的主要美学风貌。其诗学思想所蕴含的思维逻辑也有助于“学诗者”形成理性的生活态度,促使他们无论是在作诗、治学,还是从政,甚或为人等方面,都尽力做到既确然自守,又不偏执一端。因此,沈德潜倡导“温柔敦厚”、美善相兼的“诗教”,在任何一个较为理性的时代,都是主流文学界所追求的目标。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会对沈德潜产生敬佩之情。在文学史上,有多少坚持主流观念的批评家、文学家能够脱颖而出呢?

更重要的是,沈德潜倡导“温柔敦厚”不仅是对主流诗学的继承,更是对传统诗学的创新。沈氏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温柔敦厚”由伦理原则、评诗原则转化为选诗原则。在选诗时,沈德

<sup>①</sup> 参见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引文出自《沈归愚自订年谱》者,均只注页码。